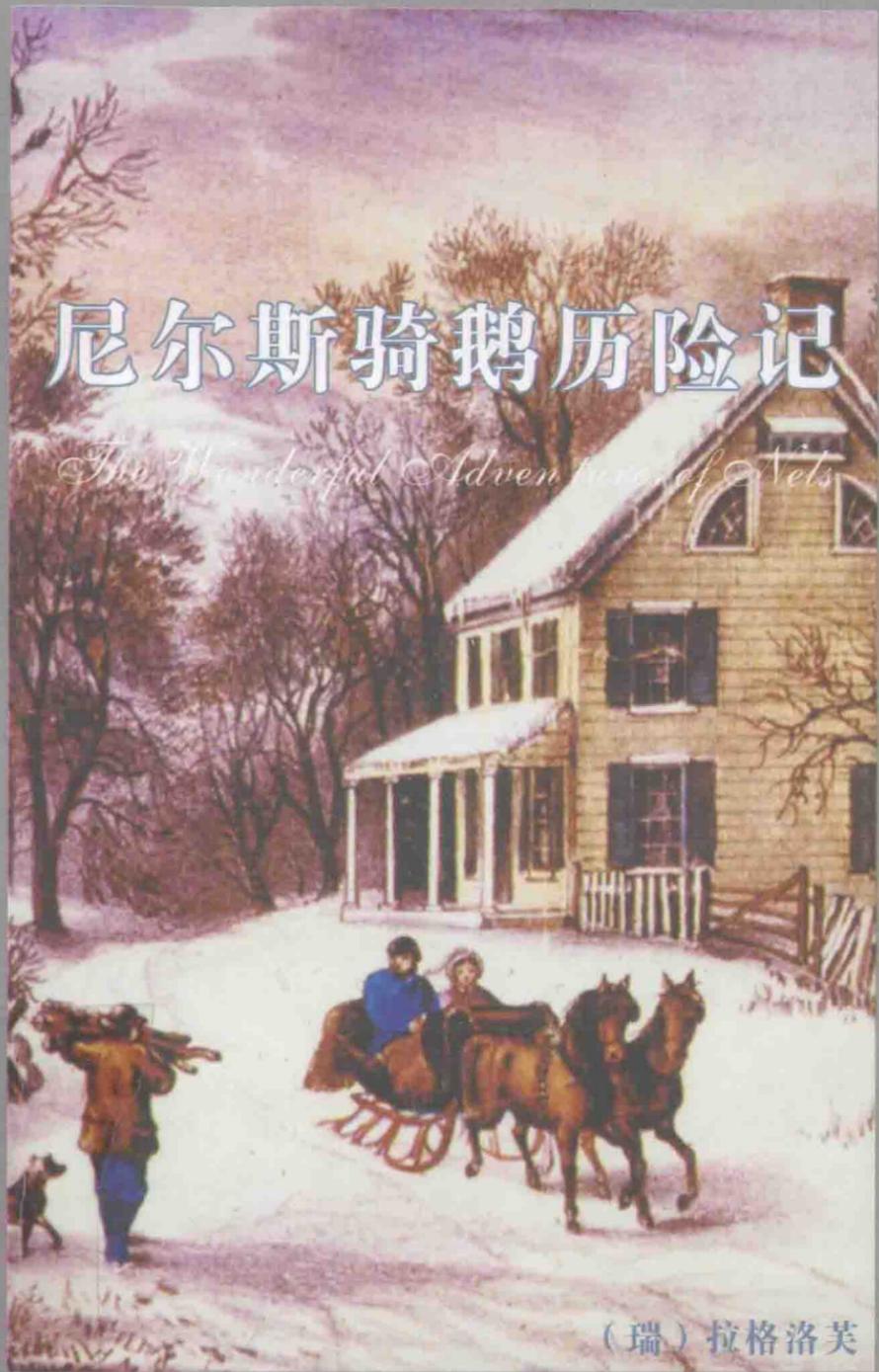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els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els



(瑞)拉格洛芙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els

吉林 大学出版社

(瑞)拉格洛芙

尼尔斯骑鹅历险记

果巍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文景治主编—长春吉林大
学出版社 2004.12 ISBN7-5601-2869-6

I 外… II 文… III 外国名著—收藏 IV.1.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01256 号

外国文学名著精品收藏

主 编：文景治

责任编辑：赵广宇

责任校对：赵广宇

出 版：吉林大学出版社

发 行：吉林大学出版社

印 刷：湖北省公安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7-5601-2869-6/H·211

定 价：1480 元

目 录

男孩	(1)
小狐仙	(1)
大雁	(4)
方格布	(8)
大雁阿卡	(12)
傍晚	(12)
夜	(18)
雁戏	(21)
野鸟的生活	(24)
在农庄里	(24)
威特朔沃尔	(26)
在奥威德修道院的公园里	(31)
格里敏大楼	(37)
黑家鼠和褐家鼠	(37)
白鹤	(39)
捕鼠者	(43)
克拉山鹤舞大表演	(46)
雨天	(52)
三级台阶	(56)
罗耐毕河畔	(59)
卡尔斯克鲁纳	(66)
去厄兰岛的途中	(72)
厄兰岛之角	(75)
大蝴蝶	(80)
小卡尔斯岛	(83)
风暴	(83)
绵羊	(84)
地狱洞	(88)
两座城市	(92)
海底城市	(92)
活的城市	(97)
斯莫兰的传说	(100)
乌鸦	(104)

瓦罐	(104)
被乌鸦劫走的人	(107)
小屋	(113)
老农妇	(116)
从塔山到胡斯克瓦那	(124)
大鸟湖	(127)
绿头鸭鸭浴	(127)
饵鸟	(131)
排水	(133)
预言	(138)
粗麻布	(142)
卡尔和灰皮子的故事	(145)
考尔毛登	(145)
卡尔	(147)
灰皮子逃跑	(150)
无能	(154)
僧尼舞蛾	(156)
大战僧尼舞蛾	(159)
复仇	(163)
美丽的大观园	(168)
在奈尔盖	(177)
伊斯德什·卡伊萨	(177)
集市前夕	(178)
解冻	(187)
遗产分配	(190)
在伯尔斯拉格那	(193)
钢铁厂	(196)
达尔河	(205)
最大的一份遗产	(211)
古老的矿都	(211)
关于法伦矿的传说	(213)
五朔节之夜	(221)
米尔·谢士蒂的回忆	(224)
在教堂附近	(227)
水灾	(229)
叶尔斯塔湾的天鹅	(231)
新来的看门狗	(233)

乌普兰的故事	(237)
在乌普萨拉	(240)
大学生	(240)
迎春会	(244)
考验	(248)
美羽	(251)
漂在水上的城市	(251)
姐妹之间	(253)
斯德哥尔摩	(259)
老雕高尔果	(268)
在峡谷里	(268)
被擒	(272)
飞越耶斯特雷克兰	(276)
贵重的腰带	(276)
植树节	(278)
海尔星兰的一天	(281)
一片大绿叶	(281)
在除夕之夜的动物	(283)
在麦德尔帕德	(290)
奥鄂尔芒兰之晨	(294)
面包	(294)
森林火灾	(296)
维斯特尔堡登和拉普兰	(300)
五个侦察员	(300)
奔跑着的大地	(302)
梦	(303)
重逢	(306)
放鹅姑娘奥萨和小马茨	(309)
病	(309)
小马茨的丧事	(313)
在拉普人中间	(319)
到南方去！到南方去！	(327)
启程的第一天	(327)
在东山上	(329)
耶姆特兰的传说	(332)
海尔叶达伦民间故事	(336)

男 孩

小狐仙

三月二十日 星期日

从前有这么一个男孩，年纪大约十四岁，瘦高的个儿，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他整天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并且特别顽皮。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他的父母正在梳洗整理准备到教堂去。而这个男孩只穿了一件衬衣，懒洋洋地靠在桌子边上。他拿定主意心想，爸爸、妈妈马上就要出去了，这段时间里，我就可以痛痛快快地好好玩一玩了。

“到时候，我就可以把爸爸的鸟枪拿下来放上一枪，再也没有谁来管我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

可是，男孩的父亲好像揣摸了他的心思。父亲刚要迈出门槛，却停了下来，转过身，“你不愿意跟母亲和我到教堂去”，父亲说，“那么你一个人待在家里，至少要把讲章念完。好吗？”

“好的，”男孩爽快地回答说，“我保证把它念完。”可是，男孩的心里却在想，读多读少还不全在于自己，到时候再看吧。

正想着，男孩却发现，母亲的动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敏捷。转眼间，母亲就走到了墙边的书架旁，取下《路德讲道集》，把他将要读的讲章翻开，放在窗前的桌子上。同时，她又把《福音书》也打开，与《路德讲道集》放在一起。最后，她又搬来一张大靠椅，放在桌子旁边。这把椅子是去年从达蒙牧师家中的拍卖场买来的，平常除了父亲以外，家里谁都不准坐。

男孩觉得，母亲这么费心，实在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已决定，最多只读它一两页。站在一旁的父亲，好像又看透了他的心思。父亲走到男孩面前，很严厉地对他说：“记住，一定要给我认真地念！我们回来后，我要一页一页地考你。你要是漏掉了一页，我就对你不客气！”

“讲章共有十四页半，”母亲关切地叮嘱道，“要想好好地把它读完，立刻坐下来，静心地念吧！”

父母终于走了。男孩站在家门口，目送着他们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像又被人关到了笼子里。

“他们倒好，到外面去，却把我留在家里读讲章。这样，他们心里就痛快了。”他想。

其实，在去教堂的路上，他的父母并不高兴，相反，他们的心里很郁闷。他们是贫苦人家，拥有的土地也不过一个菜园子那么大。刚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们

只养了一头猪和几只鸡。但是，他们特别勤奋，而且很能干。如今，家里既养了奶牛，又养了鹅，家里条件也有所提高。在这美丽的早晨，他们本来是可以很快乐地到教堂去的，但是他们顽皮的孩子实在是太让人操心了。

父亲一路上在埋怨，这个孩子实在不勤奋，在学校也不好好读书，真是一个废物。以后恐怕让他去放鹅都不放心。

母亲没有做声，最让她伤心的是他的暴戾行径，对牲口说打就打，对人也没有好样子。“愿上帝能使他弃恶从善！”母亲叹了口气，“不然，他不但给我们带来不幸，连他自己也会毁了。”

男孩在门口呆呆地站了一会儿，心里面却还在想，到底念不念讲章呢？最后，他作出了决定，这次不再违抗父母的心愿了。他坐在那把大靠椅上，开始专心地读了起来。他无精打采地念了一会儿，喃喃的读书声就像催眠曲一样，念着念着他就在打瞌睡了。

户外一片春色。这才刚刚三月二十日，但男孩所在的斯戈耐省南部的西威蒙霍格教区，周围所有的空气都流露出春天的气息。树木虽然还没有大片的绿叶，可是到处都长出了嫩芽，散发着清淡的幽香。池塘里积满了水，塘边上的款冬花正在悄然开放。低矮的石垣上面，灌木丛长得碧油油的，透出了淡淡的紫红色。远山的毛桦树一片比一片茂密，显得郁郁葱葱。深蓝的天空，笼罩着大地。房门半开着，屋内隐隐约约传出了云雀的歌唱。满院的鸡鹅在院落里嬉戏，奶牛在好像也被这气氛感动了，不时发出“哞，哞”迫不及待的叫声。

男孩一边念书，一边打着盹，好像打盹在和念书较劲似的。“不行，我一定不能睡觉，”他想，“要不，我一个上午也念不完讲章。”

然而，不知怎么回事，最后还是打盹胜利了。

他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但他被身后一阵轻微的响声给弄醒了。

正对着他的窗台上面，有一面小镜子，镜子里几乎可以看见整个屋子里的情况。当他睁开眼时，一抬头，往镜子里面一瞧，他惊奇地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把母亲的衣箱盖给打开了。

母亲有一只外面包着铁皮的大而笨重的木箱，这只箱子除母亲以外别人都不许打开。外祖母留给她的遗物和她所珍爱的东西，都收藏在这只箱子里。其中有两三件用红布做的农家妇女所穿的旧式衣服。这些衣服的腰身都很短，下面是褶裙，胸前还有缀满珠宝等装饰品的领巾。箱子里还放着浆好的白头巾、沉重的银带扣和项链等。如今这些东西早就不兴了。母亲好几次想把这些东西卖掉，但总是舍不得。

从镜子里面男孩看得清清楚楚，那箱盖是开着的。但他弄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母亲是把箱子盖好以后才出门的。只有他一个人留在家里，母亲是决不会把箱子开着的。

想到这里，男孩感到非常害怕。他怕是在睡着的时候，小偷悄悄地来光顾她的家的。于是，他一动也不敢动，两只眼睛在镜子上面也不敢离开。

他静静地坐在那里等待小偷出现的时候，忽然觉得有个黑影落在箱子边上。他看了又看，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看着看着，他终于发现，那不是眼花而是一个真实的东西：一个小狐仙正骑在箱子上面。

虽然男孩曾经听说过小狐仙的故事，但是，不相信小狐仙就这么大。正坐在箱子边上的那个小狐仙，还不及一个巴掌那么大。小狐仙长着一张老而多皱的脸，没有胡须，穿着长长的黑袍和短裤，头戴一顶宽边的黑帽。他打扮得很是得体，衣领和袖口上都镶着花边，鞋子的钮扣和袜带上打着蝴蝶结。此刻，他正从箱子里拿出一块绣花的领布，十分专注地看着那古老的手工艺品，以致于男孩已经醒过来他还没有察觉到。

男孩刚看到小狐仙时觉得非常地奇怪，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因为小狐仙实在是太小了，还不足以让人感到威胁。小狐仙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自己手中拿的东西，既没有注意听周围的动静，也没有朝别的地方张望。于是，男孩便冒出了和小狐仙开个玩笑的想法，想把他推进箱子里，盖上盖子把他关起来，或者做点别的什么事来开开心。

但是，男孩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他还不愿与那个小狐仙接触。他只是向屋子四周看了看，寻找可以用来袭击小狐仙的武器。他的目光从沙发移到茶几，又从茶几移到了火炉上。他看了看火炉旁边架子上放的水壶和咖啡壶、门口的水桶以及柜门半开的厨柜里摆的勺子和刀、叉、盘、碟等。他又朝上看了看父亲挂在墙上的鸟枪，鸟枪正好挂在丹麦国王夫妇的肖像旁边，他还看了看窗台上盛开着的天竺葵和吊钟海棠。最后，他的目光落在窗框上的一个旧纱罩上。

男孩一看到纱罩，就立刻把它取下来拿在手中。他拿着纱罩悄悄地走近箱子，对着小狐仙迅速扣了上去，一下就把小狐仙扣住了。他为自己的幸运感到由衷的惊喜，出乎他的意料，这么容易就把小狐仙捉住了。那个可怜的小家伙，两脚朝天，掉在纱罩里面，怎么也爬不出来了。

刚开始，男孩子真不知道要如何处置他捕获的俘虏。他只是小心地把纱罩摇来摇去，不让小狐仙有爬出来的机会。

小狐仙这时开始跟他说话了，他恳求男孩把他放了。他说，多年以来，他帮了男孩家里不少忙，理应得到的报答。如果男孩现在就放了他，他愿意给男孩一个古银元、一把小银勺和一枚像他父亲银表那样大的金币。

可是男孩认为小狐仙答应给他的东西对他并没有很大的诱惑，自从他捉到小狐仙以后，他反而感到害怕了。他觉得，他正和一个陌生的、可怕的怪物搅在一起。现在，他现在惟一愿望就是如何把小狐仙摆脱。

所以，男孩马上就答应了小狐仙提出的条件。他把纱罩放平，以便小狐仙能够爬出来。正在小狐仙快要爬出来的时候，男孩忽然觉得，他还可以向小狐仙提出更多的要求，答应更多的条件。至少可以要求小狐仙变一个魔法，把父亲交待念完的讲章都装进自己的脑袋里。

“我怎么这么傻，这么轻易就把他放了？”于是，男孩又开始摇动纱罩，想让

小狐仙再装进去。

突然，男孩的脸上被重重地打了一下。一时间，他觉得自己的脑袋被炸裂了。他先被撞到这面墙上，又被撞到那面墙上。最后，他摔倒了，躺在地上，失去了知觉。

当他睁开眼的时候，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连小狐仙的连影子也没了。箱盖是关着的，纱罩仍挂在窗框边原来的地方。假如不是挨打的右颊还是火辣辣的，他还会以为刚才所发生的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梦。

“不管我怎么解释，父母也不会相信，他们会说这只是我做的一个梦罢了。”他想，“他们也决不会因为小狐仙的出现，免掉要我念完讲章的要求，我最好还是坐下来继续念讲章吧！”

就在他向桌子走去的时候，他忽然感到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现在走到桌子那里要比平时多走很多步呢？难道房子比原来大了很多吗？椅子是怎么啦？看上去和原来一样大，但是为什么自己得先爬到椅脚上，然后才能爬到座位上去？桌上也好像跟以前不一样，如果不爬到椅子的扶手上面的话，他就看不到桌面。

“天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男孩说。“我猜肯定是，刚才小狐仙对椅子、桌子和整个房间都施过魔法了。”

讲道集摊开放在桌子上，显然和原来完全一样。但是，他感到很奇怪。因为他不站到书上面去，就看不见一个字。

他刚念了两三行，无意间一抬头，他的目光正好落在对面的镜子里。他立刻叫了起来：“看，那里又是一个！”因为他很清楚地看到镜子里面又出现了一个头戴尖顶帽、穿着皮裤子的小人儿。

“噫？他怎么穿我一样的衣服啊？”男孩一边说着，一边把两手合在一起。可是他惊奇地发现，镜子里面的小人儿和他一样双手合十。

男孩又揪了揪头发，抓了抓手臂，扭了扭身子，而镜子里面的小人儿和他做得一模一样。

男孩围着镜子跑了几圈，想看看后面是不是还藏着一个小人儿。可是结果却令他很失望。这时，他因恐怖而吓得浑身发抖。他终于明白了：小狐仙已经在他的身上施了魔法，他在镜子里看到的那个奇怪的小人儿就是他本人。

大 雁

男孩简直不敢相信，他现在变成了一个小狐仙。“这只不过是一场梦，一种幻觉吧？”他想，过不了多长的时间，他还会变成本来面目。

他站在镜子面前，闭上眼睛。等了两三分钟后，他再睁开眼睛，心里想着自己刚才的怪样可能已经消失了。可是，他从镜子里看到，怪样并没有消失，他还像刚才那么小。他那淡黄色的头发，鼻子上的雀斑，皮裤上的补丁和袜子上的破洞，都和过去一模一样，只不过是形状变小了罢了。

他知道，光站在那里等待是毫无益处的，一定得想想别的办法。他想，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找小狐仙把自己还成本来的面目。

于是，他跳到地板上开始到处寻找小狐仙。他到椅子和柜橱后面、沙发底下和火炉后面寻找，甚至他还爬进两三个耗子洞里，但始终一无所获，怎么也找不到小狐仙的踪影。

他一边寻找，一边哭泣、恳求和许愿。他说，他再也不对任何人失信，再也不淘气，再也不在念讲章的时候打瞌睡。只要能让他重新变过来，他一定做一个可爱、温顺和听话的孩子。但是，不管他怎样许愿，怎样恳求，还是没有什么用处。

这时，他忽然想起，曾经听母亲说过，小狐仙平时最喜欢住在牛棚里。他马上就去到那里去寻找小狐仙。幸好房门是开着的，要不然他还摸不着锁无法把它打开，他也就不能这样自由地跑出去了。

他跑到门廊里去找他的木鞋，因为在屋里他一直是穿着袜子走路的。他正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再穿原来那双又大又重的木鞋的时候，忽然发现门槛上摆着一双很小的木鞋。他发现，小狐仙考虑得可真周到，竟然把木鞋也变小了。让他惴惴不安的是：这种现象还会延续很长的时间呢！

一只麻雀在门廊外面那块破木板上跳来跳去。一看见男孩，这麻雀立即就叫了起来：“叽叽，叽叽，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快看这个放鹅的，快看这个小人儿，快看这个小人儿尼尔斯·豪尔耶松！”

院子里的鹅和鸡立刻转过身来，注视着男孩，并且发出了一阵让人无法忍受的咯咯声。

“咯咯里咕”，公鸡叫道，“他活该这样，咯咯里咕，他曾经扯过我的鸡冠！”

“咯，咯，咯，他活该倒霉！”母鸡们叫道，而且叫个不停。

那些鹅却聚集在一起，交头接耳地问：“是谁使他成了这个样子？是谁使他成了这个样子？”

让人废夷所思的是男孩居然听得懂他们所说的话。他感到很是震惊，于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听着他们说话。

“可能是因为我变成了小狐仙吧，”他说，“要不然的话，我怎么能听得懂动物的语言呢？”

那些鸡还在那里没完没了地叫着，“他活该，他活该！”他终于忍不住了。于是，他拣起一块小石头，朝他们扔去，一边骂道：“闭上你的臭嘴，你们这帮无赖的家伙！”

可是，他没有想到，他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了，这些鸡再也不怕他了。所有的鸡都向他围了过来，聚集在他身边叫着：“咯，咯，咯，你活该！咯，咯，咯，你活该！”

男孩想尽快地逃脱这种尴尬的局面，但是，这些鸡却一直尾随其后，还不停地大声喊叫，男孩的耳朵都快被吵聋了。如果不是家里养的那只猫及时赶来，他是怎么也逃脱不了的。那些鸡一看见猫，便立刻一声不吭了，装着一付很认真的样子在地上刨虫子吃。

男孩立即跑到猫的跟前。“亲爱的猫咪”，他说，“你不是熟悉院子里的每个角落和暗洞吗？请你告诉我，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小狐仙？”

但是猫并没有马上回答男孩的问题，而是坐下来，不慌不忙地把尾巴绕着前腿盘了一个圆圈，然后两眼盯着男孩。这是一只大黑猫，颈下有一块小白斑。猫的皮毛很光滑，在阳光的照射下熠熠发光。黑猫把爪子缩拢来，灰白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细缝，看起来一付很温柔的样子。

“我知道小狐仙住在什么地方”，黑猫用亲切而缓慢的声音说道，“但是，这不等于说我会带你去找他？”

“亲爱的猫咪，你可一定要帮我这个忙”，男孩说，“难道你没看见他把我变成了这个样子吗？”

黑猫稍稍地把眼睛睁了睁，突然眼里射出一道寒光，它先得意地叫了几声，然后才回答：“现在要我帮你的忙？就因为你经常揪我的尾巴吗？”

这下，男孩可真的生气了。他已经完全忘记了，他现在是多么地弱小。“怎么着？我就是要来揪你的尾巴！”说着，他便向猫扑了过去。

转眼间，黑猫好像变了，和原来判若两猫。只见黑猫站立起来，全身的毛竖起，躬起腰，伸直腿，四脚抓地，尾巴缩短、变硬，两耳朝后，嘴里喘着气，眼睛充满了仇恨的火花。

男孩并没有退缩，反而向前逼进一步。这时，黑猫突然一跳，径直向男孩扑来，把他撞倒在地，并且跳到他的身上，前爪按在他的胸口上面，对着他张开了血盆大嘴。

男孩已经感觉到黑猫的爪子透过他的背心和衬衣抓进了他的皮肉，锋利的牙齿已经接近了他的咽喉。吓得男孩直呼救命。

可是这时候的男孩孤独无助。他已经断定，他的生命就这样断送到猫的脚下。就在这时，他觉得，黑猫又把爪子放开了，并且松开了他的咽喉。

“好了”，黑猫说，“算了吧，看在女主人的面子上，这次我姑且饶你一命。我只不过想要让你知道，咱们俩现在今非昔比了。”

说完，黑猫像刚来的时候那样温柔友好地离开了小男孩。男孩羞得说不出几句话来，只好急急忙忙赶到牛棚去找小狐仙。

牛棚里只有三只奶牛。她们一齐向小男孩吼叫，并且烦躁不安，好像有三十只奶牛在牛棚里一样。

“哞！哞！哞！”那头名叫五月玫瑰的奶牛吼道。“好极了！我现在知道什么叫报应了！”

“哞！哞！哞！”三头奶牛一齐吼起来。

只听她们一个比一个吼得凶，男孩简直听不清她们在吼些什么。

男孩本来还想打听小狐仙在哪里，但是她们都吵吵嚷嚷的，使他根本无法说出口来，那情景就像他平时把一只野狗放进牛棚一样。只见她们后腿乱踢，脖子晃动，都把牛角对着小男孩。

“只要你敢过来，”名叫五月玫瑰的奶牛说，“我就给你一下，叫你终生难忘！”

“你过来一下，”名叫金百合的奶牛说，“我就让你骑在我的角上。”

“你过来，我也叫你尝尝去年夏天你用木鞋打我是什么滋味！”名叫星星的奶牛吼道。

“你过来，你曾经把马蜂放进我的耳朵里，现在我们来算算这笔账！”金百合吼道。

五月玫瑰是三只奶牛中年纪最大、最聪明的，她的火气也最大。“你来吧”，她说，“你做的那些缺德事也该得到报应了。你曾多次在你母亲挤奶时偷偷抽走她坐的小凳，你曾多次在你母亲提着奶桶走过时伸脚把她绊倒，你知道你母亲在这里流过多少泪吗？也是我们该了结的时候了。”

男孩很想对她们说，他现在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地后悔，只要告诉他小狐仙在哪里，以后他保证再也不会调皮捣蛋了。但是，奶牛都不听他说话。她们吵吵嚷嚷得更厉害了。他真担心她们中有一只会挣断缰绳朝他撞来，于是他想，自己还是溜之大吉为好。

男孩垂头丧气地走出了牛棚。直到现在他才知道，在院子里他是多么的孤立，谁还愿意帮他去找小狐仙。即使他找到了小狐仙，小狐仙也不会把他再变成原来的样子。

他费劲地爬到低矮的围着他的家和田地的石墙上，墙上长满了荆棘和蔓草。他坐在那里仔细地思量着，如果他不能再变过来，后果将会怎样。父亲从教堂回家后看到他现在这个样子，一定会大吃一惊。是的，全国都会引起轰动，人们会从东威蒙霍格、陶里铺和斯古罗铺赶来看他，整个威蒙霍格教区的人都会跑来看他。父母还有可能会把他带到克维克集市上去让大伙看呢。

这么一想，这科太可怕了。假如没有一个人能看见他，那才好呢。

这不幸怎么会降临他的身上。也许世界上没有任何人会像他那样不幸。他已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个小怪物了。

他慢慢开始明白，如果变不成人的话，他不知道会有什么结果。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他再也不能和其他小孩一起玩耍，再也不能继承父母留给他的田地，而且也不能找到一个姑娘和他结婚。

他坐在那里静静地望着这个熟悉的家。这座用石头砌墙、用木头做支架的白色小房，好像被那高而倾斜的草顶压进了地里。其它附属的建筑物也很小，耕地窄得连一匹马都无法在上面打个滚。尽管这些财产微不足道，但现在对他来说，却是那样的珍贵。他现在除了在谷仓下面找个洞穴安身外，再也没有别的地方是他的栖身之处。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天气。水渠流水潺潺，树木嫩芽初绽，到处可以听到小鸟歌唱。然而，男孩没有心情欣赏这一切，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再引起他的兴致。相反，他觉得，天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灰暗。

候鸟都飞到这里来了，它们从海外飞来，越过波罗的海一直飞向斯密克虎克。

现在，它们正向北飞行。候鸟的种类很多，但他只认得出那些排成“人”字型的大雁。

许多大雁已经飞过去了。它们在高高的天空里自由地飞翔，但是，它们的叫声却依然可以听见：“现在飞到高山去！现在飞到高山去！”

当这些高飞的大雁看见正在院子里无所事事的家鹅时，它们便一边向下俯冲，一边朝家鹅喊叫着：“跟我们一起飞吧，跟我们一起飞吧，现在飞到高山去！”

家鹅们都不约而同地抬起了头，倾听着大雁传来的叫喊声。但是，家鹅们明智地回答道：“我们的生活也不错！我们的生活也不错！”

正如我们所说，这一天的天气格外晴朗。对飞行动物来说，在空气清新、春风拂面的天空展翅飞翔的确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看着一群又一群的大雁从头顶飞过，家鹅们也一点动摇了。一些家鹅煽动翅膀，跃跃欲试，但是，一只老母鹅却总是劝告说：“孩子们，别犯傻！别犯傻！这是肯定要受冻挨饿的。”

在大雁的唆使下，终于使一只年纪较轻的白雄鹅动了心。“如果再飞来一群，我一定会跟着它们飞去！”它叫道。

真的又飞来了一群大雁。它们像刚刚飞过去的大雁一样，大声地叫喊着。那只年轻的白雄鹅马上回答说：“等一等！等一等！我跟你们去！”说着，它张开翅膀奋力朝天空飞去。但是他不善于飞翔，所以，它又很快地跌落在地上。

天上的大雁听到了白雄鹅的叫喊。它们转过身来，慢慢地飞了回来，想看看雄鹅到底是不是真的想跟着它们飞去。

“等一等！等一等！”白雄鹅一边叫着，一边做着重新飞起的样子。

男孩坐在围墙上，听到了这一切。“假如让这只白雄鹅飞走，将是很大的损失”，他想，“假如父母从教堂回来时，看不见白雄鹅，他们一定会很可惜的。”

他这样想着，又完全忘记了自己是多么的弱小无力。只见他跳下围墙，跑进鹅群里，用双臂紧紧抱住了白雄鹅的脖子。

“你可千万不能飞走啊！听见吗？”他大声喊道。

可就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白雄鹅已经下定了决心，并且懂得该怎样腾空而起了。它还来不及甩掉男孩就已经飞上了天空。

白雄鹅胜利地飞到空中，男孩只觉得一阵阵头晕眼花。等到他明白过来，应该把手松开白雄鹅脖子的时候，他已经被带到了高空。要是他现在松手的话，他一定会摔得粉身碎骨的。

现在，要想既安全又舒适，唯一的办法是，尽快爬到鹅背上去。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爬上了鹅背。然而，要想在两个扇动的翅膀中间光滑的脊背上坐稳，这也是一件很难办的事。为了不从鹅背上跌下来，他不得不用两手紧紧抓住白雄鹅的羽毛。

方格布

男孩晕头转向，很长一段时间他都处于神智不清的状态。空中的气流呼啸着

向他扑过来，白雄鹅的翅膀在他身旁扇动，羽毛间像狂风一般发出呜呜的声音。十三只大雁在他周围飞翔，它们一面舞着翅膀，一面发出鸣叫。

男孩坐在鹅背上，只觉得眼前的一切都在摇晃，耳边的呼啸声连成一片。此刻，他既不知道它们飞行的高度，也不知道它们究竟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慢慢地，小男孩理清了头绪。他想他应该知道大雁要带他飞向哪里。但是，这并不容易，因为他还不敢肯定自己究竟有没有向下看的勇气。他断定，如果他胆敢向下看的话，他肯定会晕过去。

男孩在高空稀薄的空气中几乎无法呼吸。为了照顾好这位新来的同伴，大雁们飞得并不很高，而且飞行的速度也比平常要慢一些。

后来，男孩强迫自己向下望了一眼。他惊奇地发现，在他下面不过是一块摊开着的桌布，上面分布着无数大小不等的方格。

“我现在身在何方呀？”他问自己。

除了一个接着一个的方格以外，其他的男孩什么也看不见。只见这些方格有些是斜方的，有些是长方形的，每块都有棱角和直边，既看不见圆形，也看不见曲线。

“我看到的这一块大方格布到底是什么？”男孩自言自语地说，并不希望谁来回答他的问题。

但是，围绕在他身边的大雁立刻叫道：“农田和牧场！农田和牧场！”

现在他终于明白了。他所看到的这块大方格布就是斯戈耐平原，现在他的正在平原上空飞行，这时他才知道，为什么这平原看起来会像五颜六色的方格布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绿色的方格：这是去年秋天耕种过的麦田，经过冰雪覆盖的冬天仍保持了葱郁的绿色。那些灰黄色的方格是去年夏天收割过的稻田，地里还留着收割的稻茬。那些褐色的方格是老苜蓿地，而那些黑色的方格则是还没有长草的牧场和没有开垦过的休耕地。那些带有黄边的褐色方格一定是山毛榉树林，生长在树林中间的大树的树叶经过严冬已经凋落，而树林旁边的小树则把枯黄的树叶带进了春天。那些中间是灰色色调的方格是呈四方形的大农庄，四周发黑的是草屋的房顶，中间略带灰色的是铺着石板的庭院。还有一些中间是绿色、四周是褐色的方格，那些都是花园，虽然四周的篱笆和树木仍然露着光秃秃的褐色树干，但是它们中间的草地却已经开始绿了。

看到这些形形色色的方格，小男孩忍不住笑出了声。

大雁听到他的笑声，便带着责备的口吻叫道：“肥美的土地！肥美的土地！”

男孩的笑声戛然而止。“你还笑”，他想，“你现在遇到了一个人在一生中最可怕的事！”

这么只坚持一会儿，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

经过一段时间，男孩基本上适应了，他不但能自如地在鹅背上坐稳，而且还开始思考一问题。

这时，他注意到天空中有许多向北飞行的鸟群，它们之间互相以鸣叫，表示问候。

“啊，你们今天也来了？”一些鸟问道。

“是的，我们飞过来了”，这些大雁回答，“你们觉得这里的春天还行吧？”

“树上光秃秃的，湖水也还是凉的。”它们答道。

当大雁们飞过一块出现家禽的地方时，它们问一只正在那里漫步的公鸡：“这个农庄叫什么名字？”

这只公鸡仰起头来答道：“这个农庄叫‘小田地’，今年和去年没什么变化，今年和去年没什么变化！”

按照斯戈耐当地的风俗习惯，大多数房屋都随主人的名字来称呼。但是，这些公鸡却没有说这是佩尔·马特森的家，这是乌拉·布斯松的家，而是根据自己的想法，给这些房屋另起了它们觉得说起来更顺口的名字。

如果是住在穷苦人家，这些鸡就说：“这所房屋叫‘缺粮’”。

那些住在非常贫苦人家的鸡则会说：“这所房屋叫‘吃不饱！吃不饱！’”

那些富裕人家的大农庄，公鸡就给起了比较好听的名称，如“福地”、“蛋山”、“金屋”、“银屋”等。

而那些贵族庄园里养的公鸡却傲慢无礼，它们大声地叫唤，好像要让它们的声音让太阳没什么变化也能听见：“这是迪伯克庄园，今年和去年没什么变化，今年和去年没什么变化！”

再前面有一只公鸡却在大声叫喊：“这里叫天鹅岛，我想大家都应该知道！”

男孩发现，雁群并不是一直向前飞，而是围着整个南部平原的上空盘旋，好像它们在重返斯戈耐感到非常地高兴，想和这里的每一家农舍打个招呼。

他们又来到一个新的地方，这里只有几座较大的建筑物，高高的烟囱在屋顶上方矗立着，一些矮小的房子则散布在它们四周。

“这里是尤芝伯尔亚糖厂，”公鸡们叫着，“这里是尤芝伯尔亚糖厂！”

男孩感到很吃惊。不对呀，这个地方他应该熟悉呀！这家糖厂就在他家的房子附近，去年他还曾在这里放过鹅呢！也许是从上往下看的缘故，现在似乎一切都不一样了。

唉！去年曾与他一起放鹅的姑娘奥萨和小马茨不知她们现在在干什么？”他们还在不在这里呢？如果她们知道他就在她们的头顶上飞过，她们会怎样看我呢？

正想着，尤芝伯尔亚已经看不见了。他们飞越斯韦达拉和斯卡伯尔湖，又折回到波林埃修道院和海格伯尔亚的上空。男孩在这一天里看到的斯戈耐，到现在他才知道，他过去那么多年看到的是少得那么可怜。

见到家鹅的时候，大雁们最开心。这时，它们开始缓慢地飞行，并不断向地面呼喊：“现在飞向高山！一起来吧！一起来吧！”

但是，家鹅一点没有动心：“我们这里还是冬天，你们出来得太早了！快回去吧，快回去吧！”

“和我们一起飞吧！”为了让家鹅听清自己的话，大雁一边降低飞行高度，一边

大声喊道：“跟我们来吧！我们会教你们飞翔和游泳的技艺！”

可是，地上的家鹅觉得受了侮辱，于是它们一个个不做声，干脆不再理会大雁的邀请。

大雁继续往下俯冲，就在它们快要降落到地面的时候，忽然又像闪电一样冲向天空，好像被什么吓了一跳。

“哎呀！哎呀！哎呀！”大雁叫道：“你们这些笨蛋哪里是什么鹅！你们简直就是蠢羊，你们简直就是蠢羊！”

地上的家鹅被激怒了，它们大声叫着：“你们都应该被枪杀！你们都应该被枪杀！你们都应该被枪杀！”

男孩听见它们之间的争吵，开心地笑了。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目前的处境，是如此的寒惨，他又忍不住得哭了起来。但是，过了一会儿，他又笑了起来。

以前他一直喜欢骑着马儿向前狂奔，但他从来就没有像现在这么快的速度飞驰过。当然，他从来也没有想到，在空中飞行竟是这样地愉快，一股浓郁的土壤和树脂的清香会向自己迎面扑来。他更想像不出在高高的天空中飞翔是什么滋味，就好像一个人完完全全从不幸、痛苦和忧愁中解脱出来了一样。